

张荣昌译

MOGU DE MI HUN TANG 魔鬼的迷魂汤

[德]恩·台·阿·霍夫曼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德]恩·台·阿·霍夫曼著

魔鬼的迷魂汤

张荣昌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E. T. A. Hoffmann
DIE ELIXIER DES TEUFELS

本书根据 Aufbau-Verlag·Berlin 版本译出

魔鬼的迷魂汤
〔德〕恩·台·阿·霍夫曼 著
张荣昌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文华新技术公司排版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75 插页 5 字数 221,000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6,000 册
ISBN7-5327-2025-X/I·1197
定价:14.90 元

出版者前言

亲爱的读者,我很想领你到那一片梧桐树林里去,我就是在
那儿第一次读了修道士梅达杜斯的奇异的故事。你将会和我一
起坐到那同一张半掩蔽在芬芳的灌木丛和绚丽的鲜花之中的石
头长凳上;你将会像我那样满怀眷恋地眺望那如黛的远山,它们
在向阳的山谷的后面耸起,千姿百态,那山谷沿着树林的末端展
现在我们眼前。但是现在你转过身来,你看见我们身后约摸二
十步远处有一幢房屋,大门上饰有许多塑像。——透过深暗色
的梧桐树细枝,圣像用炯炯有神的目光注视着你;那是幅新的湿
壁画,在宽阔的墙上发出耀眼的光彩。——太阳红彤彤停留在
山上,晚风习习,到处是一派生机。奇妙的声音窸窣窸窣穿过树
林和灌木丛:仿佛它们会渐渐加强变成歌声和管风琴声似的,这
些声音就这样从远处传过来。身穿宽松褶皱衣裳、表情严肃的
男人,虔诚的目光仰视着天空,在花园的林荫道上默默行走。难
道是圣像们受这美妙声音的感召复活了,从墙上下来了?——
你沉浸在那儿所塑造的传说和传奇故事所散发出的神秘、敬畏
的氛围里,你觉得,仿佛一切都发生在你的眼前,而且你很乐意
相信这一点。你在这种气氛中读梅达杜斯的故事,而且你也一
定会认为这位修道士的奇特的幻象不止是炽热的想象力的杂乱

无章的游戏。

亲爱的读者！因为你刚才看见了圣像、一个修道院和修士们，所以我大概可以不必补充说，我已经把你领进来的，就是班市卡普栖教团修道院^① 的美丽花园。

当我后来在这座修道院里作几天逗留时，年高德劭的修道院院长让我看修道士梅达杜斯遗留下来的、被当作一种稀世奇观存档的稿纸，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打消院长的顾虑，让他把这些稿纸给了我。老人说，这些稿纸本来是应该烧毁的。——亲爱的读者，现在我把这本用那些稿纸编纂而成的书送到你手里，我倒并不是不担心你会赞同院长的意见。可是如果你决心与梅达杜斯一道，仿佛你是他的忠实伙伴似地，到幽暗的十字形回廊和修道士小室——到这个缤纷的——五彩缤纷的世界去走一遭并且与他一起去忍受他的生活中的惊险、恐怖、疯狂、滑稽，那么你也可能会对展现在你眼前的形形色色的景象感到赏心悦目。——也可能会这样：看上去似乎难以名状的事物，一旦你仔细加以观看，你马上便会觉得它清楚明了。你会认出那隐蔽的萌芽，是一场摸不透的灾难孕育了它，而它生长成茂盛的植物，不断缠绕蔓生，直至一朵鲜花，结着果实，吮吸着生命的乳汁并自己杀死了这颗幼芽。

在我孜孜不倦读完卡普栖教徒梅达杜斯的稿纸以后——我读这稿子感到相当困难，因为这位已作古的人写得一手很小的、叫人无法辨认的修道士式的字体——我便也觉得，仿佛这种我们称之为梦幻和幻觉的东西，可能是对贯穿我们的生命，并用种种义务将其紧紧拴住的那条秘密线索的含有象征意义的认识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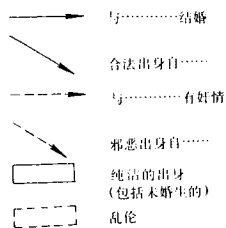
① 班市卡普栖教团修道院：指的是十七世纪中叶在班贝克市建造的卡普栖教团修道院，霍夫曼在一八一二年曾访问过这所修道院。

的,仿佛谁自以为凭借那种认识便已获得了用暴力撕断那条线索并和那股控制我们的神秘势力进行较量的力量,谁倒反而应该被看作是个无可救药的人似的。

亲爱的读者,也许你和我有同感,而这正是我出于众多的原因所真切希望的。

梅达杜斯世系表

```
graph TD
    CM[卡米罗·冯·P. 侯爵] --> E[魔女]
    CM --> C[画家 弗兰齐斯科]
    CM --> CB[采诺比奥]
    C -.-> E
    C --> N[菲利浦伯爵]
    N --> SB[菲利浦伯爵夫人]
    N --> F[乔儿 弗兰齐斯科]
    SB -.-> F
    F --> BF[包罗·弗兰齐斯科]
    F --> V[维托丽娜]
    F --> P[皮脱罗伯爵]
    F --> A[安吉奥拉伯爵夫人]
    BF --> G[女院长]
    BF --> VW[冯·W. 侯爵夫人]
    V --> VW
    P --> VW
    P --> AW[亚历山大·冯·W]
    A --> AW
    A --> TM[特奥多尔·冯·W. 侯爵]
    TM --> JW[约翰·冯·W]
    F --> FFC[弗兰卡义称 弗兰齐斯科]
    FFC --> G[古阿吉塔]
    FFC --> O[老奥蕾丽]
    FFC --> MF[冯·F. 男爵]
    G --> VV[维克托林]
    O --> VV
    O --> IF[奥伊菲摩]
    MF --> IF
    IF --> MD[梅达杜斯]
    IF --> AO[奥蕾丽]
```



目 录

出版者前言	1
梅达杜斯世系表	4
第一部	
第一章 童年时代和修道院生活	3
第二章 涉足红尘	39
第三章 旅途历险	74
第四章 生活在君侯宫廷	116
第二部	
第一章 转折点	151
第二章 忏悔	213
第三章 返回修道院	253
译后记	303

第一部

第一章 童年时代和修道院生活

我的母亲从来没有告诉过我，我的父亲在世时生活境况是怎样的；但是我一回忆起她在我少年时代向我讲述的有关他的种种事情，我便会情不自禁地认为，这是一个知识渊博、有天赋、善于处世的男子。正是从我后来才懂得的、我母亲对她的早年生活所作的这些讲述和零星意见中我才得知，我的父母从富有阔绰、安逸舒适的生活坠入赤贫之中，我的父亲曾受撒旦诱惑犯下可耻的亵渎罪行，犯了一桩深重的罪孽。在他的晚年，上帝大发善心，使他顿然醒悟，他要去朝拜遥远、寒冷的普鲁士的圣菩提树^①，以自赎这一罪行。——在去那儿的艰难旅程中，我的母亲在多年的婚姻生活之后第一次感觉到，这一婚姻将不会如我父亲所担心的那样依然不结果实，虽然在极度贫困中，他却感到无比欣喜，因为一个圣贝尔纳杜斯^②曾允诺他只要生一个儿子便可使他得到慰藉和赦罪的幻觉眼看就可以成真。在圣菩提树修道院里，我的父亲病倒了。他越是不顾身体羸弱不肯中止规定要作的艰辛的祈祷礼，他的病势便越严重；就在我出生的同一个瞬间，他洗涤掉罪过欣慰地死了。——我刚一懂事，脑海里便朦胧浮现起圣菩提树修道院和它那庄严的教堂的亲切可爱的形象。那片幽暗的树林仍还在我耳际簌簌作响——是我的摇篮的

那片茂密的草地,那绚丽多彩的鲜花丛仍还在我四周散发着芳香。没有一头有毒的动物,没有一只有害的昆虫盘踞在这块圣地上;没有嗡嗡的苍蝇,没有唧唧的蟋蟀来打破这神圣的寂静,只有神甫们虔诚的赞美歌声在这一片寂静中回荡,他们和朝圣者们一道挥舞着袅袅升起献祭香烟的烟钵,在长长的行列中行进着。我还在教堂中央看见那棵菩提树套着银护套的树干,是天使们把这幅创造奇迹的圣母像安放到下面这棵树上的。天使们——圣徒们——的五彩缤纷的形态仍还在从教堂的四壁、从天花板上向我微笑!我母亲讲的有关这座使她无比痛苦的内心得到宽宥和慰藉的神奇修道院的故事是如此深入到了我的内心,以致我竟以为这一切都是我亲眼目睹,都是我的亲身经历,虽然我根本不可能回忆起这么遥远的往事,因为我的母亲在一年半以后便离开了这个神圣的地方。——就这样,我觉得有一回在这座空寂的教堂里我曾亲眼看见过一位神情严肃的男子的这个奇异的形态,这就是那个陌生的画家,在古老的年代,就在建造这座教堂的时候,画家来到这里。谁也听不懂他讲的语言,他娴熟灵巧的手在很短的时间里给教堂画上了无比美妙的图画,但是随后,当他画完以后,便又消失不见了。——就这样,我另外还回忆起一位长着灰白色长胡子、身穿奇特异样服装的老年朝圣者,他常常抱着我四处走动,在树林里寻找各种彩色苔藓和石头子并和我一起玩耍;尽管我分明知道,只是由于我母亲的描述我的内心里才产生出他的活生生的形象。有一回他带来了

① 遥远、寒冷的普鲁士的圣菩提树,指前东普鲁士拉斯登堡附近作为朝圣地的圣菩提树修道院。该修道院小教堂围绕着一棵菩提树修建,该树的枢杈覆盖住屋顶。

② 圣贝尔纳杜斯,指法国神学家、教父伯恩哈德(约1090—1153),一七七四年被敕封圣徒称号。

一个异常漂亮、与我同龄的陌生男孩。我们坐在草地上，互相亲热地拥抱，亲吻，我把我的所有的彩石都送给他，他用它们在地上摆出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但是最后它们总是被摆成十字架的形状。我的母亲坐在我们身旁的一张石凳上，老人则站在她后面，神情宽厚而又严峻地观看我们充满稚气的游戏。这时，从矮树林里走出来几个少年，从他们的衣着和他们的整个气质上看，他们大概只是出于好奇和想看热闹才到圣菩提树来的。其中的一个一看见我们就边笑边喊道：“瞧这儿！一个神圣的家庭，这是我作画的好素材！”——说着他果真拿出纸和铅笔，准备画我们，这时老朝圣者抬起头怒声喊道：“小滑头，你想当画家呢，你的内心里从未燃烧过信仰和爱的火焰；你的作品将和你本人一样僵硬、无生命，你将像一个被逐出教门的人那样因孤独空虚而绝望，因你自己的贫穷可怜而毁灭。”——少年们惶惶然急忙跑开了。——老朝圣者对我母亲说：“今天我给您带来了——一个神奇的孩子，以便让您在您儿子心中点燃爱的火花，不过我还得把这孩子从您身边带走，而您也许从此再也不会见到他，也不会再见到我本人。您的儿子长得聪明伶俐，很有才华，但是他的血液中却涌动着父亲的罪孽，他可以振作起来为维护信仰而去进行勇猛战斗嘛，让他当神职人员吧！”——我的母亲一迭连声说，这位朝圣者的话给她留下何等深刻的、难以磨灭的印象；但是她还是决定不去约束我的兴趣爱好，而是静观其变，看命运将对我作出怎样安排，会把我引向何方，因为除了她自己有能力给予我的教育以外，她无法设想还有什么别的、更高层次的教育。——我的由清楚的、自己取得的经历而生的回忆起始于我母亲在归途中来到西妥教团女修道院的那个时刻，她在那里受到了认识我父亲的有侯爵封号的女院长的亲切接待。从老朝圣者那件事，从那件我确实由自己的直接经验得知、我母亲只就画家和老

朝圣者的原话作了些补充的事件起,到我母亲第一次把我带到女院长这儿的时刻为止,这段时间完全是空白;对此我简直是一无所知。当母亲尽她最大能力修补、整理我的那身西服时,我才又回过神来。她已在城里买了新的绸带,她修剪我蓬乱的头发,精心打扮我,一边还再三嘱咐我去见女院长夫人时态度要虔诚,行为要规矩。我终于在母亲的牵引下登上了那宽阔的石级楼梯,走进了那间高大、有拱顶、装饰有圣像的房间,我们在这间房间里找到了有侯爵封号的女院长。这是一位身材高大、仪态万方的漂亮妇女,那身教团服赋予她以一种令人敬畏的威严。她用一种严峻的、渗入一个人内心深处的目光注视着我,并问:“这是您的儿子?”——她的声音,她的整个外貌——甚至这陌生的环境,这间高大的房屋,这些圣像,这一切都对我产生很大影响,以致我竟为一种内心恐惧的感觉所攫住而号啕大哭起来。于是,侯爵夫人便略为宽容和善地望着我,说:“你怎么了,小家伙,你怕我吗?——亲爱的夫人,您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弗兰茨,”我母亲回答说。这时,侯爵夫人怀着深深的忧伤说:“弗兰齐斯科!”说着就把我抱起来,紧紧搂住我,但是就在这一瞬间,我脖子上感到一阵剧痛,顿时大声喊叫起来,吓得侯爵夫人急忙把我松开,对我的举止感到十分惊愕的母亲急步向我冲过来,当即就要把我带走。侯爵夫人不让这样做;一检查发现,原来是侯爵夫人佩戴在胸前的那个金钢石十字架在她紧紧搂抱我的时候扎伤了我的脖子,以致伤口殷红,皮下出血了。“可怜的弗兰茨,”侯爵夫人说,“我让你受苦了,但是我们还是会成为好朋友的。”——一个修女送来甜点和甜葡萄酒,我这时已经变得无所顾忌,便没等人劝请,就勇敢地吃起已经落下座并将我抱在怀里的这位可爱的妇人亲自塞到我嘴里来的甜食。当我喝了几口这种我至今还根本不知道是什么饮料的甜酒之后,我又恢复了我

往日的活泼性格,那种据我母亲证实在我少年时代起就为我所固有的特殊的活跃劲儿。我连笑带闲扯,把女院长和留在房间没走的修女逗得乐不可支。至今我仍还不明白,我母亲怎么会突然想起要我给侯爵夫人讲述我出生地的那些美妙动人的故事,而我又怎么会鬼使神差地把那位陌生的不知名的画家作的画向她描述得那样生动活泼,仿佛我已经透彻领悟了它们的精神实质。在讲述时,我完全进入到圣徒们这些美妙故事的情景之中,似乎我已经读过并熟谙所有的教会文献。侯爵夫人,甚至连我的母亲也不胜惊讶地望着我,而我越讲,情绪便越高昂,当侯爵夫人最后终于问我:“告诉我,亲爱的孩子,你从哪儿知道的这一切?”——我毫不迟疑地回答说,一位陌生朝圣者带来的那个奇特的英俊少年给我讲解过教堂里所有的图画,甚至还用彩石描画过其中的某些画,不单单给我解释了它们的含意,而且还给我讲了许多别的圣徒的故事。

有人打晚祷钟,修女早已把一大把糖果装进一只纸袋,这时她便把纸袋给我,我高高兴兴把它放进口袋。女院长站起来对我母亲说:“亲爱的夫人!我收您的儿子当我的弟子并且愿意从现在起照料他。”我母亲忧伤得说不出话来,她热泪盈眶地亲吻侯爵夫人的双手。正当我们就要从房门口走出去的时候,侯爵夫人追上我们,再次把我抱起来,一边小心翼翼把十字架推向旁边,把我紧紧搂在怀里,一边痛哭流涕,让滚热的泪珠掉落到我的额头上,并呼叫道:“弗兰齐斯科!——你要保持虔诚和善良啊!”——我深深受到感动,不禁莫名其妙地也哭了起来。

在女院长的支持下,住在离修道院不远处一所小田庄上的母亲的境遇不久便有了改善。贫困熬到了头,我穿上了比较好的衣服并有幸听牧师讲课,牧师在修道院教堂里主持吟唱弥撒

时,我便在他的唱诗班里当唱歌男童。

那段幸福的青少年时代的回忆,多么像一个快活的梦,它一直在让我魂牵梦萦!——啊,我的故乡在我身后很远很远的地方,它就像一方遥远而美好的乐土,那儿充满着欢乐和儿童般无拘无束的纯真的喜悦,但是如果我向后看,那儿便有一个深渊向我张开裂缝,它永远把我和故乡分开。我怀着热切的思恋之情,日益急切地渴望辨认出我在那边看见的、似在晨曦的紫色微光中漫步的情影;我误以为听见了她们的悦耳动听的声音。啊!——难道会有一条连爱情凭着强劲有力的翅膀也飞越不过去的鸿沟?对于爱情来说空间、时间算得了什么!——爱情不是存在于思想中,而思想难道有限度?——但是幽暗的人影升起,它们越来越稠密地挤在一起,把我越来越紧密地包围住,用眼前的痛苦遮住我的视线,束缚我的意识,以致连用无可名状的欢乐与痛苦充满我内心的那种渴望如今也正变为致命的极度的痛楚!

牧师透着一团和气,他善于吸引我的活跃的思想,他善于按照我的品性安排他的讲课内容,使我心情愉快地学习,进步很快。——我爱我的母亲甚于任何人,但是我却像尊敬一位圣女那样尊敬侯爵夫人,如果哪天我可以见到她,这对我便是个盛大的节日。每次我都拿定主意要在她面前卖弄一下新获得的知识,可是每次她一来,每次她亲切地和我一攀谈,我便几乎说不出一句话来,我便只有看着她的份儿,只有听她说话的份儿。她的每一句话都在我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每逢我和她谈过话,我便会整天处在奇异、庄严的气氛中,她的形象便会在我随后所作的散步途中一直陪伴着我。——我站在主祭坛旁边,挥舞着烟钵,风琴声从圣坛飘荡而下,似潮水般涌来,仿佛要把我冲走——然后我在圣歌声中辨认出她的声音,这声音像一道闪光向

下朝我射来,并使我内心充满至高至圣的预感,每当这时,我的心灵便会受到多么不可名状的感觉的震撼。但是我几个星期之久一直高兴期盼着的、我简直是从来不会不怀着内心的狂喜思念着的最美好的日子却是圣贝尔纳杜斯节^①,由于他是西妥教团教徒的圣徒,所以修道院举行一次大规模赦罪活动最隆重地庆祝这个节日。节日的前一天,就有大批人从毗邻的城市、从整个周围地区涌来,在鲜花盛开的大草地上安营扎寨。这片草地连着修道院,所以兴高采烈的喧闹声日夜不停。我不再记得,在这个气候宜人的季节里(贝尔纳杜斯节在八月)这个节日曾受过天气的什么不利影响。人们看到这儿是各色各样的虔诚的朝圣者唱着赞歌悠然漫步,那儿是农民小伙子们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女孩子们一道嬉闹玩耍——教士们沉浸在虔诚沉思中,十指交叉,凝神望着云端——市民们一家一家地露宿在草地上,拿出篮子里装得满满的食物吃起饭来。欢快的琴声、虔诚的歌声、赎罪者们热烈的叹息声、兴高采烈者们的笑声以及抱怨声、欢呼声、戏谑声、祈祷声,响彻一片,似奇妙的、令人陶醉的协奏曲充斥在四周的空气中!——但是修道院钟声一响,四周突然就寂静下来——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只见大家密密匝匝地纷纷跪下,只有深沉的喃喃祈祷声打破这神圣的寂静。最后一响钟声打过,杂色人群便又杂乱地流动起来,只中止了几分钟的欢呼声重又响起。——在贝尔纳杜斯节这一天,住在毗邻城市的主教,在有主教座礼拜堂的下级神职人员的侍奉下,亲自在修道院教堂举行隆重的大弥撒,他的小乐队在一个建于主祭坛一侧、墙上挂着众多罕见壁毯的看台上奏响音乐。——当初激荡我胸怀的这些情感现在仍还没有熄灭,每当我满怀激情地回忆起那个消

① 圣贝尔纳杜斯节:八月二十日,圣伯恩哈德·冯·克萊福克斯的忌辰。